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三

慎齋維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郝孫 番恕賢綸 校字

定公

元年

管見此前之三年為昭公之終春秋於春王正月皆書公在乾侯欲以見昭公之未及薨時雖為強臣季孫所逐而究不可以泯没也及昭公薨於乾侯其弟定公立至此夏四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始即位而春秋於先數月已特書定公元年者亦謂四月即在此年之內昭公以去年終則定公當以此年始其即位之不免稍時雖為強臣

季孫所定而要
不可以過抑也

春王

[參見]公羊傳云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在季氏也趙氏恒曰元年正月即位即位者有國之始正月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有書有不書元年之正月無不書者二年以後正月則有不書矣魯於是歟年無君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而正月未即位實與他公不同故此於常年而以王三月繫執仲幾之事而不書正月也按此年但書春王本以見定公之即位後而無正月亦即欲見兩時之有以制之使不得以年首即位改元者實爲季孫意如之罪耳然其下即聯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一似此年春王二字雖截斷仍可與三月通看春秋但誌晉人之無王孰敢執宋仲幾於京師而已豈能遽知季孫意如之無君竟使定公元年不得正其

始而無正月哉故公羊於此條特申之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謂主人指定哀其實於魯之彊家亦總括於此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管見城成周之役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去年冬圖事以今年三月興事倘謂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是時魏舒早屬役於韓不信而田於大陸還及寧遂卒則是執仲幾者韓不信也韓不信爲晉大夫仲幾亦爲宋大夫以大夫而執大夫固宜直書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京師矣而春秋乃統書晉人者以晉侯新立纔三年權欲振先代久衰之霸業其六卿彊而汰侈無所忌憚並不請命於晉侯而擅抑行末世同義之霸討則此以城成周而執宋仲幾於京師若韓不信亦習是爲常焉耳夫安得不統晉之君與卿一概貶以王法爲之削其爵而稱人哉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管見 按昭公以去年十二月己未薨於乾侯則魯之逆其喪者其喪之至當不出今年正月外矣胡以及夏之六月癸亥乃得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也哉蓋季孫意如逐公而專其國已八年其使來逆公之喪若必並無逆其嗣君之言是孰為喪主而得以其喪至鄆討前之謀去季孫起於公為而公衍不與又其初公衍先生而告公後於公為公為遂為兄至二十九年公自鄆再如晉次於乾侯乃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此足以繼公之後矣而季孫亦惡其新有託於齊而欲與公為並廢之也於時公弟宋從在乾侯必將與幸得立以為魯自伯禽始封

子考公繼之考公卒則其弟煬公立是後魯之一繼一及並由煬公始矣乃據以私請於季孫而豬其賢哉必遂先有政惟季氏祭則以我之約焉既得逞於意如貪如亦遲自度竊謂乘此篡代非議必多不若依前專擅立一雖有若無之君以掩人耳目此爲計之得者於是使叔孫不敢逆公之喪即救以已意語子家羈至則子家羈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羈子家子辭曰子爲卿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令君甍未嘗命羈見子羈不敢見叔孫逃乃從容使人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又告之曰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之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羈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不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言訖其於喪之當道則不待更置一辭矣至于逆喪而喪至其誰主之意爾日之公子宋聞季孫有使主社稷之言得踵場

公以弟嗣兄之舊跡其退避者不惟公爲即既立之太子公衍亦向隅而泣焉耳公子宋獨主歸公之喪豈不即謀啟殯以發塗哉及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於是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既正棺乎兩楹之間季孫乃立公子宋爲喪主越五日戊辰公即位則奉公子宋爲在喪之君也考周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成王以四月乙丑崩太保即以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此以立喪主也至丁卯命作册度癸酉御王册命奉同瑁祭于殯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之內見諸侯諸侯布乘黃朱奉圭兼幣皆再拜稽首畢王釋冕反喪服是則即位爲在喪之君矣由此以推天子崩諸侯薨其於即日立喪主者同之惟天子之嗣即位在七日而殯之日諸侯之嗣即位在五日而殯之日此爲有異也然論其常則然若以變言之兹昭公之薨於乾侯已七閱月而喪始至有必立以爲喪主者則以其喪至之日爲始薨之日可矣既爲喪主又必有即位以成在喪之君者亦仍以殯

要以五日，即爲始逾五日，而殯之日，亦可矣。但從則非常，春秋據事直書，而說意自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晉見將葬昭公，傳稱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注謂闞爲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爲公墓宅。溝者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也。於時魯大夫榮駕鵝謂季孫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從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又問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注謂欲加公以惡謚。榮駕鵝復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亦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按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爲之圖。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維定制。既久，亦當變通。自王以推及諸侯，如魯之公墓在曲阜縣東八里。起魯公以下至文公止。以後宣成襄三公之墓則在闞。屬今之汶上縣。距曲阜一百數十里。豈能合而爲一哉。闞與曲阜之墓地既分，則闞之

宣成襄三公亦必各為之兆域也惟是不離乎闕而已今以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猶是闕耳其為之兆域非有以溝之而遂能離當亦不待溝之而始得合矣以此核定傳文其謂忍葬昭公於墓道南本為欲溝之而始離由左氏深疾季孫之惡而為之辭也其謂不忍葬昭公於墓道南必當溝之而使合亦由左氏假託孔子之事而微其說也惡可泥乎至於昭公之謚昭於謚法為美當其將葬定謚必季孫為主非他人所得參之議者雖其心欲以惡謚加公卒之莫敢自逞復何至先出其險私以問之大夫榮駕鵝耶且所為榮駕鵝者傳中惟此一見殆亦魯廷習為阿諛之徒耳其而止季孫之言非實有也不然自公之孫於齊以逮薨於乾侯凡八年季孫之強戾無君其為生不能事者罪狀不可枚舉胡以然不聞其啟口以為之救正哉

九月大雩

立煬宮

余見翁氏孝恭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以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為太子及其居鼎又然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溯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讒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令定公以弟而繼招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季孫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厲援此年之立煬宮本出定公之意而季孫成之者也蓋自公薨於乾侯季孫欲並廢其二子公弟宋異幸得立乃溯始於煬公之以弟繼兄者私請於季孫季孫許之即於是此年夏六月癸亥從公之喪至自乾侯遂以戊辰即位是為定公其即位之時在定公自度以為得有此位者由季孫之顯為異戴亦必由煬公之陰為祐助也困思創立煬宮以比於世室欲使我魯以弟繼兄之君或前或後

其世世子孫皆得奉煬公為不祧之祖也云爾夫煬公之廟久毀定公由毀而忽立立而與魯公武公之廟得比於文武世室者參之為三則欲憑以邀其福俾得長主社稷必足賴也其意殷然不可以已因於喪次中以語季孫季孫亦以公之崇祀煬公足為已身掩其擅廢立之跡也以故秋七月癸巳葬我昭公訖即於是月承公意以立煬宮焉

冬十月隕霜殺菽

管見 魯頌閟宮篇稙穉菽麥菽麥亦有春種者詩於黍稷重穋之下先著稙穉字而後指言菽麥則是為秋種者特加分別耳致菽類有豌豆以其苗柔弱宛宛得豌名又有蠶豆結莢頗似蠶形農書亦稱其蠶時始熟並於名蠶之意適此哉以八九月下種與種秋麥同時故他穀至秋將刈此方種他穀至秋已老此方稺也值該定公元年秋九

月大雩以旱故則秋種之穀未得播矣或者大雩以後有雨以應其求則補種者急乘此秋未盡之時猶可及也至既種而生復有此冬十月之霜災乃至於殺菽焉春秋書之獨爲殺菽乎哉其菽字中固包有麥在耳蓋菽生有莢麥生惟葉其始種而尚穉者麥視菽爲尤靡靡也獨書殺菽則殺麥不言可知亦應通看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釋見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

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公穀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為與左氏無文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按此書雉門及兩觀災說者以為魯僭天子之禮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異使議禮制度者考焉就經文求之天子五門魯仍是三門耳其中有雉門無應門與前之有庫門無臯門同豈嘗過制也哉惟是設兩觀者以縣法示萬民其法皆本王章魯或因是以通稱象魏殆必有之夫魏為大名觀取觀義春秋於魯之所為象魏者特以兩觀書亦未始不寓抑損以崇天子之意焉但其志災之本意則非為此通計魯之書災者六前嘗桓十四年御廩災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及今定元年雉門及兩觀災厥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四年亳社災皆舉其重者以志異欲使當時後世之君得怵然於廟社朝廷之故以各致其

悲悵。係。
省也。夫。

秋楚人伐吳

管見趙氏鵬飛曰。此楚人之伐吳。以報雞父之役。而名栢舉之敗也。二語實為扼要。按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由楚子居合其附楚之六國以伐吳也。楚使六國為前驅。而楚師處後。六國敗。則楚師自後先奔。故春秋書此。其絕無一字及楚者。所以譏其主兵伐吳。竟如未嘗在師中者然耳。二十六年。楚平王居卒。其於雞父之役。未得報也。子軫初立。而吳以二十七年弒其君僚。是為公子光父圖篡代。因楚之亡臣伍員進鱄設諸而弒之者。至三十年。吳光逐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為楚之與國。而吳滅之。楚不及救。乃欲卒報雞父之役。為先君雪恥也。又以吳為勍敵。非可輕舉。更閱三年。為今定公之二年。及其秋而楚人

於是伐吳稱楚人則楚子不自將但稱楚人則並謂前此頓胡沈蔡陳許之師為不足用矣然吳光長於用兵而聽用伍員楚昭怙於見敵而委任囊瓦伐吳之師終以敗闕而吳之還伐楚者其克捷豈不操之券乎觀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楚昭出走入於雲中盜攻之奔鄖鄖公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乃得免吳師退伍員復出乎王居之尸而鞭之以報父讐楚復何能以自振哉李氏廉曰經書楚伐吳者七止乎此亦通前後觀之而得其大勢即觀知此年伐吳而楚人之力為已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管見李氏廉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書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

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及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按此李氏之說。胡傳主謝氏言。雖婉曲。而義極直哉。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管見]家氏鉉翁曰。意如既賂于荀櫟定以策。皆晉大夫。為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按此稱意如之操縱其君。正當有說。按其譎詐之志。必私賂晉卿而使告之。以為前之公薨于乾侯。季孫宗國。公子宋結於逆喪之叔孫不敢輙逐昭公之二子而自主其喪。喪至壞隤。從公者皆反。獨公子宋先入。魯諸臣之在國而未及從公者。亦不獲已。而奉之。即位焉。及公即位而共心亦疑慮不自安。必須修好諸侯而後可。將修好於

諸侯尤須先朝於晉使晉侯為主公得為賓以相酬接則成其為君而位當定是公欲假晉侯以成其篡代耳奈何不以他故辭之因是晉卿據以白晉侯晉侯亦許之辭故此三年之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管見　前昭公二十七年冬十月邾快來奔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快及黑肱邾之兩叛臣也季孫意如皆納之魯之於邾胡以畧無顧忌若此哉值茲定公三年距黑肱之來奔纔四年距快之來奔亦止九年而其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並見魯史而春秋不削則有以形其卒會其葬者必矣魯之於邾又胡以重為褒卹若此哉亦乖甚矣至若左傳所載言邾莊公穿卞急而好潔其卒與葬之情事皆異常談於經文正義無大關係則存而不論可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管見此非魯之會盟。乃邾子之乞盟也。邾至是亦已微矣。昭公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祲祥。此邾子即邾公穿也。今定公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立邾子益。是爲隱公。即位纔數月。其先君之自卒而葬。皆無闕禮。邾子益即於秋葬莊公訖。遂以是冬乞盟於魯而託其國焉。則直以爲尋祲祥之盟。亦有説矣。及其盟於拔也。拔之所在。杜注闕。或曰。當在今兖州府境。則邾之就盟于魯可知。惟魯卑邾子。非惟魯公不蒞。止即正卿季孫意如亦未始樂于從事。以故此年冬。特使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焉爾。然則謂此盟。初無祲祥乎。非也。自既盟以後十

四年

四年冬。邾子益來會公。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邾子來奔喪。是邾子之事魯。爲甚謹。而魯亦終定公之世。固未始有伐邾者。然則謂此盟竟有裨乎。亦非也。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伐邾。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旣未嘗此年冬之盟於拔者。仲孫何忌將安所置之矣。而尤不惟此也。三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夫非猶是盟於拔及盟於句繹之邾子哉。此在魯哀公之聽於季孫斯及叔孫州仇之黨於季孫斯者。姑無論也。獨思仲孫何忌兩盟邾子。中間三伐邾一圍邾。而卒使邾子執歸於魯。彼其欺罔明神。習爲無忌。設邾子致於厲聲詰之。仲孫何忌復將何辭以對耶。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管見自昭公八年。楚子虔滅陳。至十三年而楚子居復之。於是陳侯吳歸於陳。在位凡二十四年。及茲定公四年二月癸巳卒。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管見林注云。左傳首稱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則是役。乃劉子。為之耳。按此說最為得解。但經言侵楚。傳言伐楚。不得以侵與伐混而為一。劉子即劉卷。所以相敬王而黜王子朝者。敬王當立。稱天王。前昭公

二十三年秋天王居於狄泉於是尹氏立王子朝及二十六年冬天王入於成周而後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出奔楚值是年九月楚子居卒子昭王軫初立吳子輒乘楚喪而使公子掩餘及公子燭庸帥師圍楚之潛適聞公子光殺其君僚而自立懼及遂棄師而奔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昭三十年吳子使執之二公子奔楚楚子猶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將以拒吳至周之王子朝立爲王者已四年而出奔在楚楚子以爲苟能使之復辟則得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其敢抗楚乎故王子朝之在楚及茲定公四年旣踰十年矣楚子終匿之殆以視吳之二公子尤爲貳貨之可居也以是劉子慮王室之亂不終定必使王子朝不得更容於楚而後可乃特假王命以命晉侯使晉侯會諸侯於召陵以共侵楚也召陵爲齊桓伐楚而楚乞盟之地其盛至今傳之此會於召陵實亦兵車之會也觀其卒稱侵楚可概見矣至於不遂伐楚而以侵先之試師也後於夏四月公及諸侯盟於皐鼬則必有不止於侵者

君夫諸侯侵楚而楚未聞有以禦之則何以故當是之時所服從於楚者有頓胡沈蔡陳許凡六國初以從楚伐吳致雞父之敗楚師居後先奔遂使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而楚皆不救國即叛楚而與晉焉惟沈子嘉猶未敢顯背耳故春秋於此定之四年三月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之下間以蔡侯書衛侯之下間以陳子書鄭伯之下間以許男書曹伯莒子邾子之下間以頓子胡子而尤不惟此也書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之下終之以齊國夏齊為大國敢抗晉究不敢抗王是以齊侯雖托故不至而齊卿國夏則至焉合之共十八國入春秋以來諸侯之畢集未見其有同之者也在王官伯之劉子能使之有所徵發而偕來亦必能使之惟所左右而同聽矣若因侵楚而楚椒禦之一犯衆怒旅將直斥楚之保利王子朝者例從於楚賊而名之以主藏焉法在不赦因是而加之罪相與奮揚天討楚復何能支耶計惟使此十八國之侵楚各逞其所得俘掠而還則已再按傳中記祝鮀私於萇宏諭蔡得先

衛之非。繫稱遠引。以博成伎。甚宏說。皆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蔡。然就經文求之。仍是書蔡侯衛侯。卒未嘗見其長衛於蔡也。初。復何從得有先蔡於衛之說哉。是亦其所當辨者。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管見沈不會侵楚。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傳文謂為晉人之所使。非也。由劉子以王命致討耳。蔡公孫姓伐沈。而遂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說者即指為公孫姓之專殺。亦非也。並由劉子以王命加誅耳。按沈國在今河南省汝寧府之汝陽縣。與蔡通近。故使蔡伐之。前昭公二十三年。沈與頓胡及蔡陳許並以從楚。而會伐吴。雞父之敗。沈子逞遂沒於軍。及茲定公四年。王以劉子命晉侯會諸侯之師侵楚而沈子嘉獨不會。是終委懷於楚之僭王。而絕不知向

於[illegible][illegible]之天王也殺之亦[illegible]當其罪矣或猶以沈子爲微弱而偪近於楚其不會晉者勢使之然此特以曲說爲之解免豈春秋之大義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傳見此年三月書諸侯會於召陵侵楚我出王官伯劉子則夏四月之滅沈致沈子嘉此五月諸侯盟於皐鼬皆劉子爲之也得此頭緒則傳說雖多可不爲所惑矣皐鼬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按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皐亭今在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查臨潁今屬許州其南爲郾城縣亦即古召陵也上書會於召陵此書盟於皐鼬地雖異其相距特數十里耳諸侯何以盟於皐鼬蓋以三月之侵楚合十八國之師同舉楚不敢出亦足以威之矣諸侯仍反於召陵劉子必具其事以聞於王王亦必有以致其寵嘉而錫之命者其實王在五

月諸侯皆自名陵以急趨皋鼬而迸之也因是而劉子復欲重之以盟使自今以始皆戮力王室糾逖王慝其惟有永以質明神此諸侯所為盟於皋鼬也與其必書公及者何定公在位四年其三年正月公如晉以劉焉晉辭之至河而復幾於不得列為諸侯矣至此年而公以會諸侯於名陵侵楚即得以五月與諸侯盟於皋鼬晉侯為諸侯首王官伯劉子涖之彼晉卿及魯季孫皆莫能間公則是諸侯之因會而盟本屬常事而公首可視為不易得之數也故春秋特書公及以寓幸之之意云

杞伯成卒于會

啓見此定公四年杞伯成以三月會於名陵侵楚以五月之盟於皋鼬而卒不必以侵楚之功而其死於王事劉子豈得不請於王以加之恤典乎回視前四月之沈子嘉獨自外於諸侯而不會其國旋滅其身頓被明戮詞不遂

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
尚不待智者而始辨矣。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管見此定公四年許遷於容城無傳杜注亦闕其地名考路史國名紀有庸城謂爲定四年之許所遷也楚地今弃之華容又小注垂拱二年武氏諱與雉之容成皆改增土天寶復舊按定之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若以華容爲容城華容瀕湖廣之洞庭界在楚郢都荊州之南鄭屬今之河南新鄭縣與湖廣之華容相距約千二百里鄭豈能越楚都之郢以滅許並以許男斯歸之鄭耶是必不然今綜許之前既三遷者遁推之許之本國爲今許州與鄭偪近鄭每侵伐不時許懼亡乃以故許易楚之葉而遷之亦聊以圖存耳及昭公五年楚靈無道以許與陳

蔡朕三歲伐吳其卒皆不能以師會楚子憤甚遂於昭之八年滅陳又將以十一年滅蔡其間則以許遷於夷焉夷在為滅陳所并之邊邑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與州來之在今壽州下蔡者壤相接至十三年經書吳滅州來得控楚之要地夷復何恃而不恐耶是許之微弱雖不遷滅亦去滅無幾何矣惟值楚平以詭道弒靈自立驟欲邀結諸侯乃更舉靈王所滅之陳蔡而復之并欲以陳邑之夷為許所遷者皆歸於陳其初意亦擬使許男反居於舊遷之葉也而其時復有以葉為方城外之蔽者不宜復以予許乃因葉在南陽之北史令擇其粗可之處於南陽之西南得白羽焉則今之淅城縣是已必楚之僻險磽瘠所在許能憑以計長久利後嗣乎獨以安土重遷強為鬱鬱以處耳及是定公四年三月王臣劉子以晉侯會諸侯於召陵侵楚五月復盟諸侯於臯鼬許男皆在蔡未始得歸且國曉實未於謀遷而且定其遷淅於容城哉惟爾日之劉子為王官伯受命專閫凡王之八柄如爵祿廢置予奪生殺皆

得便宜從事許男乃以間訴於劉子殆請許所居之白羽楚地也居楚地而背楚從王大義當然但楚之憤許肆為陵暴許復安所逃乎然則比於不知大義之沈子嘉頓使國滅而身戮無以別矣其將何以處之惟公能滅沈豈不能存許耶能殺彼沈子嘉豈不能生我許男斯耶若使一轉移間假沈所既殄之遺業授為許所有造之初基俾得自白羽而遷於此為之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稱為王臣不更為楚所牽制是則所深顧也在劉子既滅沈殺沈子嘉方圖置成設豎之必有以善其後也遂因許男請遷之說而允之許之遷遷於沈耳而劉子既允其遷乃復錫以名曰是城也當為容城亦欲著許之背楚從王志於振王靈以佐天封自是受天之祜永言保之皆可於其城之名曰容城卜之矣說文容盛也从宀从谷徐鍇曰屋與谷皆所以盛受也增韻受也包含也以此推虞則容城之名借楚陪說而義益見蓋楚之僭王其為狹隘酷烈無一能容所憑恃將安在與若成周之天王其為包涵徧覆固無一

不能容所託庇寧有涯與

秋七月公至自會

管見上於夏五月諸侯盟於皐鼬書公及者幸之也此於秋七月書公至自會則亦幸之矣觀去年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此猶欲見晉侯而不得其拂鬱必甚也乃今年三月王臣劉子以晉侯合諸侯凡十八國會於召陵侵楚此會之始事又以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皐鼬此會之終事及卒會而至自會公之告至豈不大為暢適也哉

劉卷卒

管見劉本采之封邑因以為氏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內諸侯與外諸侯當同陳氏傅良曰王卿士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故特卒之也按

此於晉李之意爲合。惟王子虎但書卒，劉卷則卒葬並書，雖同爲春秋所褒，亦未可以一例觀矣。家氏鉉翁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此論乃與書王子虎獨見其有大同而不盡同者。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見】左傳：楚爲沈故圍蔡，是也。盖頓胡沈蔡陳許六國，皆前服於楚，至此年三月，王臣劉子會晉侯以下十八國於召陵侵楚，惟沈子不會，遂至國滅身殺，楚能不爲沈報此怨乎？然其先之衞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實王臣劉子所命也，亦何罪於衞乎？惟沈最近蔡，而蔡怨與頓胡陳許之同服於楚者，皆背楚而從周，使沈之沈子嘉

孤危無以自立因之滅則竟滅殺則竟殺耳當是時也楚處十八國之侵未必遽止其籌備方亟復何暇及於救沈乎值茲侵楚之師還又聞王臣劉卷已卒遂欲為沈子反其讐於蔡而因以振楚之勢焉是固楚人所由圍蔡若與其圍蔡之志必主於滅蔡也執蔡侯申以歸而殺之乃已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管見〕鮮虞在今直隸真定府之新樂縣境北狄之類也入春秋以來書狄難者絕不聞有鮮虞晉獨何為伐之前當魯昭公之十三年及十五年晉昭侯夷立未久一書晉伐鮮虞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亦欲焉思啟其封疆耳未得志晉侯踰年而卒歷頃侯去疾之十四年未嘗思有事於鮮虞也適值魯之定公四年其三月會諸侯于召陵侵楚五月盟皐鼬及秋七月而晉師之還自會者晉士鞅啟於晉侯欲即因會師侵楚之終事轉而為分師伐鮮虞之

始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固兵家之所貴也且蔡師戎從師俱邃晉荀引以為助必有裨者覩於先之四月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其威聲詎不足以懾鮮虞哉若因是而伐之將以振與荀吳之發舉為之恢拓昭公之遺業亦其機之可乘而時之不可失者晉侯許之以致晉士鞅侈然欲媲於荀吳衛孔圉亦躍然欲儷於公孫遂相與帥師以伐鮮虞也然春秋亦但書伐之而已究亦何嘗得志也哉

葬劉文公

〔管見〕凡春秋于列國諸侯葬皆稱公則知內諸侯與外諸侯原不同者不必別生辨論亦可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管見補正傳氏曰柏舉在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本柏子國按路史國名紀柏皇柏後黃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國楚滅之今蔡之西平有柏亭寰宇記九域云古柏國據此以推則古之柏國由來已久初不知為何代所滅也舉為取而有之之號亦或因其得柏國而號為柏舉無不可者獨幸留一柏字以存其舊耳春秋時豈復有所為柏子國哉且柏舉在今汝寧之西平則與故蔡國之為上蔡及蔡平侯所徙之新蔡皆偪近以為柏滅於楚而直指柏舉之地為楚地亦未審矣柏舉在蔡蔡侯乃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則何以然也蓋此年秋七月楚人圍蔡其志固欲滅蔡即得以蔡侯申歸而殺之乃足為沈反其讐耳及圍之踰三月不克是為冬十有一月矣其圍蔡之師豈能遽解乎於是其先之三月中蔡侯既聞王官伯劉卷已卒晉侯不能獨會諸侯之師又此時晉之士鞅乃與衛孔圉帥師代鮮虞未嘗得志復何暇移師伐楚以救蔡即乃戒令國中堅守固拒以老楚師獨以身乘間竊出乞師於吳吳

自汭州來以後，久有窺楚之謀，至吳光弑僚自立，踐祚甫
兵楚之亡臣伍員役為之，有術無阻，蔡侯往請濟其餘
故雖非有救災恤鄰之實，而其欲以陵轢強楚，則勃勃不
可遏矣。其曰蔡侯以吳子者，傳言吳師之來，舍舟於淮汭
州來潁淮，因以淮汭稱焉，屬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由壽
州至汝寧府之上蔡新蔡，以郵程計之，起壽州一百二十
里，至潁上縣，又一百二十里，至潁州，又二百九十里，至汝
寧府，共五百四十里，不可比於通衢大塗，蔡侯乃為前導
使吳子所未經者，如就熟路，以遄其行，則謂其能左右之
亦有合也。值茲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
舉，及猶汲汲也，與上以字串看，蔡侯利用急，而吳子亦惟
恐其幾云爾。楚人驟聞吳師至，遂解圍蔡之師，屯於柏舉
以待焉，亦猶借以示整暇也。惟吳子之及楚人，不與期戰
不使挑戰，輒以至柏舉之庚午，身先士卒，直前而奮擊之
彼楚師之疲于圍蔡也，吳能支，又其將囊瓦不仁，其下絕
無死志，豈暫及兵刃，接以成乎戰哉。當其望風披靡，抱

頭鼠竄。固。　于師之大奔曰敗績矣詩陳風言不績其麻。麻可績　人績者亂也楚師敗績其亂如麻夫非獨委一楚將囊瓦以與吳耶於是楚師奔而囊瓦亦奔蓋恐被擒于吳子耳其出奔鄭者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况楚之軍法最嚴敗軍之將不死亦必殺之是不可以歸楚能無出奔鄭乎鄭距柏舉纔二百餘里且當中國　道固非畏不能楚也但鄭已久不附楚又此年之三月　師名陵以侵楚鄭伯與焉亦屬楚之讎國而囊瓦借以逃死殆亦所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者歟

庚辰吳入郢

管見楚昭信任囊瓦專以兵權委之初不知其無能而不仁也圍蔡之役自秋七月至于冬十一月未能克蔡而圍猶不　則欲得僥倖有功可借之以反命耳無何十一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illegible]

奔鄭楚之擾動已甚而吳子遂謀入郢殆亦必分蔡侯之以之也計自柏舉之為西平者南趨約三百數十里及汝寧之信陽州過武勝關畫河南界愿湖廣界更八十里至德安之應山再過恨遐關皆楚之險塞而絕無渠之者於是復長驅二百餘里而及德安之孝感其西有河入于漢江更由漢江以濟距楚都不過百數十里耳蔡本世服於楚則今蔡侯之奔命至楚都者殆無寧日以是仍為之前導使吳子所未經者皆如就熟路以遄其行則何所留處郢楚當是時既以吳子柏舉一戰之威聲使之所在震恐又旋聞其即當濟漢江以偪楚都之郢其神速亦初非所料則茫為之奪魄矣由是楚子自度以為乘此危急時暫將誓師期守城以致死彼皆怵于吳之猖獗無堅不摧師必如柏舉之敗績將必如震瓦之出奔其孰從禁制也哉乃急去郢而走以避其難待楚臣之能者力圖其興復耳于時申包胥在焉亦極知楚人之不可用必當外乞大援乃不從王而獨如秦使郢都空其城以待吳子以故猶是

十一月也自庚午及庚辰纔十日有奇而吳之入郢直如入無人之境焉爾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管見 禹貢言五服之甸服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是穀未成米亦通以粟稱矣其冥言歸粟者謂魯自輸之非由蔡之來乞耳然入春秋以來絕不聞魯有歸粟于他國者二此年夏之歸粟于蔡若不獲已則何也石氏介曰蔡為州尋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從吳而已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高氏閌亦曰魯歸蔡粟非共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提而敗楚入郢故魯以賢之聖人所以進其意而罪之也按二說得經文微

昌觀其年秋七月楚人圍蔡至冬十一月而圍未解其秋熟之穀皆為楚師所餽則蔡之遭之果非天之降災乃楚之加害也至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其日為十一月之庚午至庚辰而吳遂入郢亦靡不由蔡侯以之則蔡侯與吳子俱在郢也郢之積粟以供吳之軍食而外尚充然有餘而卒不能轉以濟蔡之急度亦吳子所竊為討及者適當此夏而魯為之歸粟于蔡焉蔡侯喜而告吳子吳子聞之必大快曰是吾志也魯其與吳已夫以此言之則謂魯之歸粟于蔡者其為畏吳而因以賂蔡豈不誠然乎哉

於越入吳

管見左傳曰越入吳吳在楚也吳以去年十一月敗楚入郢入則以班處宮盡十二月而歸此年之春三月以及夏楚未敢動其監吳國者當早令太子夫差主之亦竊料其無復顧之虞矣惟是先今之六年而吳伐越越思報吳而

未得聞也及此更而吳子在郢其強武果毅之士皆從之知吳國內虛乃乘是以伐吳遂入焉俘掠而還以視吳之嘗伐越而未得入者此為勝之亦足以云報矣若夫越之入吳而必稱於越者杜氏預曰於發聲也玫越字之切音其發聲為於而越人之呼越其俗以相沿為於越與兩字名同因習而不察耳至春秋或書越亦或書於越皆叠之之則復有說存焉蓋以其不起于越而聯及者則從本一以不忘其初如胎公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三十二年夏吳伐越是已有為事起於越而特指者則從俗名以深鄙其陋如茲定公五年夏於越入吳及後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又哀公十三年夏於越入吳是已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管此定公五年書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只與前昭公三十二年書十二月已未公薨於乾侯者對有季孫意如之罪不容誅而獲保首領以殁正可於其卒而成當時縱世之訴責無已也不必從削以示貶之例且季氏之專擅無君自季友以後若季孫行父若季孫宿若今之季孫意如積久而愈甚此下尤有季孫斯繼之故春秋皆書其卒欲使季孫氏之世濟其惡者終不可泯滅焉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管見叔孫不敢啓執政叔孫舍之子也叔孫舍直諒忠貞深惡季孫意如之專恣無君不願與為同事季孫亦謀去之乃於昭二十一年因晉士鞅來聘使有司簡其牢禮以怒鞅啓逐為晉所罪其二十三年意如使舍為行人如晉報聘舍不辭及見晉侯晉侯責舍舍亦不屈晉執之踰一年而乃得歸既反命卸政府閒居徐以二十五年春去魯如

宋不復還未幾而及九月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而孫於齊次于陽州叔孫舍自宋聞之憤不欲生即於冬十月戊辰卒君辱臣死雖分固宜然而先由季孫意如實搆此難以叔孫不敢當此彼季孫意如者夫非其父之讐哉亦越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其明年爲定元年季孫乃使叔孫不敢逆公之喪且令以從政訪子家羈並廢昭公子公衍公爲而立公之弟宋以主社稷逮六月癸亥喪至惟子家羈不聽其他皆如季孫之言則不敢之爲意如所驅役者亦何緣絕不嫌于忘父之讐也耶徒以季孫前逐昭公及八年而公客死意如之在國臨朝禮攝郊廟之祀一切予奪廢置皆由之今雖擬立新君亦不過惟命是聽此而不爲之扞誠效力胡以得固寵祿而綿世族乎而孰知其大謬不然也今定公纔立五年其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矣將何賴焉俄而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亦隨以卒其躬不保遑恤厥後與死而有知固無面目以對先臣叔孫舍於地下也已可勝慨哉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啓兒〕去年秋七月晉士鞅以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及今年冬晉士鞅又獨帥師伐之此其聯歲加兵殆與幸於鮮虞之防禦前或加嚴而後亦稍疎耳然鮮虞初不往伐人國亦不謀報人之伐其國者有師來而爲之備惟一於堅守固拒以靜待動而已故春秋於此二年中兩書伐鮮虞與前昭之十二年書伐鮮虞十四年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同皆不言其伐之究竟則皆無功而還可知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管見〕鄭游速爲游吉之子。其帥師滅許者。滅之於所遷之容城也。容城本爲沈子國。在今河南汝寧之汝陽縣。北距鄭五百里。爲通塗。由茲定公六年之前二年。王官伯劉子。以晉合諸侯于召陵。侵楚。共十八國。而沈獨不會。劉子命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乃盟于皐鼬。許男斯請自楚地之白羽以遷于此而絕楚。劉子許其遷。而復爲之易以號曰容城焉。未幾而劉卷卒。晉侯不能以獨力更會諸侯。於時。鄭與許爲世讐。遂侈然欲修舊怨。乃及此年之正月癸亥。使游速帥師滅許。與前衛公孫姓之滅沈。同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此滅許以許男斯歸。猶未聞其殺之。焉爾然鄭何惜於許男斯而不殺之以償沈子嘉哉。葢所以殺之者。不明。殘而陰賊之故也。昔昭公之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卽此許男斯也。其行弑以後。左傳謂其奔晉。晉何嘗見有止耶。穀梁謂其以國與弟虺。止則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究之止何嘗死。又何嘗立其弟虺耶。止不弑不死而卒自立。則易

其名止者以名斯由是在位十九年而人莫不辨此許男斯者即為弒其君買之許世子止矣異哉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實為弒之而特有如未嘗弒者然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實則殺之而復有如未嘗殺者然則許世子止之易名為許男斯其前之行逆事甚私今之受報事亦甚私也鄭殆遣人飲之以藥而使斃一如其為世子而用以弒父者與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管見〕此役鄭為公之志非由晉令也蓋是年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即聯晉二月公侵鄭若緣許人告難于晉晉侯乃令魯以師侵之惡能若是速哉但鄭虐于許而公必疾侵鄭者其志為何前公立三年以正月

如晉至河乃復則欲見晉侯而不得也及四年三月會師于召陵侵楚自晉侯而上有劉子晉侯以下為十八國之諸侯皆得周旋於戎旅間又復以五月盟于皐鼬歃血瘞書申同好之誼然則朝晉非勤也所得示勤者當因事以輸其力不待晉令而先之耳故值蔡許之國滅君俘鄭實藐晉以背皐鼬之盟公即親以師從蒙晉之前會召陵以侵楚者用以侵鄭也是雖無救于許不猶足以取悅于晉哉於時鄭自知其不直不令樂公亦料公之主於來侵必莫能久淹于鄭姑聽其有所剽掠而還則已焉因是而春秋書二月公侵鄭旋亦聯書公至自侵鄭與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晉見左傳云夏季孫斯如晉獻鄭俘也此得其實矣蓋以今年二月公侵鄭所借以取悅於晉者耶在是耳至仲孫何之偕行傳又指為陽虎強使之將以報晉夫人之幣則見其雖夫如晉以獻鄭俘當亦必無將幣晉侯之禮

何況其夫人哉竊意季孫斯祈嗣其父意如為政亦欲因獻鄭俘以自通於晉也惟大國不可易乃以仲孫何忌嘗尊禮亦守位久而諳練特引之以為輔行焉朋說者多以一事而使兩卿為非體然攷前襄公十四年正月書季孫宿叔老會吳于向又前文公十八年秋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以親令定公六年夏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者文皆大同而意各有屬也若其屈同倫為副介魯國習貫為常矣春秋何暇一一致譏也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管見此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據左傳所載固由晉政多門凡諸侯之使如晉何以為主者則私之否則疾之焉耳宋司城樂祁犂於此年秋為行人以使于晉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其宰陳寅從樂祁犂謂之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范獻子士鞅乃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使未致使而先飲酒不敬二君君不可不討也遂執宋行人樂祁犂焉討前昭公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及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則此年樂祁犂之如晉其必主于士鞅可知而其時之趙簡子轅伺其未至而逆之飲之酒于綿上受其所獻楊楯六十此在士鞅開之必有惡於趙簡子也豈不即謀有以執宋樂祁犂哉再討定公元年春三月以城成周故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趙鞅既六年終春秋不復見其名氏殆即死於晉之執耳以故樂祁犂之奉命未行其宰陳寅怵於仲幾之前事而為樂祁犂危之必使見其子溷于宋公得以立後而始行也比及晉果為所執遂無望于生還然則是時之晉其往者為畏途其至者為亡地彼夫秦雖如虎狼楚惡如檮杌吳毒如封豕長蛇晉之執政多門固各具其豕矣可勝慨乎

冬城中城

嘗見中城地名無可考或言中與內一義中城猶內城云爾亦通蓋城為外蔽因之加慎而增築重城于其中借以屏障門之臨衢道者別為旁門以通出入有警則堅閉之亦深懼於夷夫重閉之意也攷前成公九年冬城中城由畏楚而備之也是年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在魯南鄙之東楚能伐莒能無及于魯乎傳稱八年秋楚之申公巫臣亡在晉晉侯使之如吳假道于莒與莒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其意亦即時指楚言及明年而楚師至莒之潰與楚之入鄆皆由其城已惡也故魯起南鄙之防與祝丘中丘以及諸其迤邐相屬以東帶于莒者城雖不惡而復念中城之固內以保其外關係尤要則並以備楚而增修之矣自成越襄昭而逮茲定公六年冬魯更有事于城中城者則又以畏吳而備之耳此前之四年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

辰吳入郢是楚之勢甚憊而吳之勢益張矣許先之昭十三年吳夷末滅州來二十四年吳僚滅巢至二十七年吳光弑僚自立以三十年滅徐徐距魯境不及五百里並屬通塗其能保吳之遠入楚都者不亦旋思近入魯都乎哉是足知此年之城中城亟因舊之所增修而更加繕治非有他也亦以畏吳而備之已矣再觀去年夏魯於吳入郢之後歸粟于蔡說者以為畏吳而賂蔡也夫以歸粟于蔡而猶見其畏吳則此城中城之為畏吳者不益昭然大白也耶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管見]此鄆在魯西與齊接境今曹州之鄆城是已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魯之鄆以居公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其冬十月鄆潰公不復居鄆則鄆將屬齊矣故此定公六年冬魯更有事師帥

圍鄆也。圍鄆之役，季孫斯為主，仲孫何忌佐之。而春秋書此，於季孫斯之下，但書仲孫忌，無何字。杜氏預以為闕文，諸家多從之，殆未必然。蓋仲孫何忌前於昭之二十七年公居于鄆，傳稱其與陽虎共伐鄆，以為患如遂公。左翼為之正其罪曰：何忌奉父命學禮於大子者也。禮莫大于君臣，而乃黨附季氏，殺郈孫，伐公徒，使公出遜。今昭公在鄆，公然與陽虎伐之。吾不知所學者果何禮，明若何忌者，於父為賊子，於君為亂臣，於師為逆徒，與夏父弗忌同為無忌憚之甚者也。此論據何忌之名以立所在，仲孫亦當俯首無辭。惟聖心深疾仲孫忌，忌之無忌，欲使之易無忌為有忌焉，乃特去何字以一覺之，亦庶幾其改悔也。是固夫子所為不倦之教誨。若此者不得以闕文畧過。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管見〕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廢諸侯散盖自是中國無殷會矣李氏廉曰此爲齊景公圖伯嗣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黄會夾谷洮皆齊鄭糾合之事此二說推論盟鹹之意極允再按杜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隷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則知齊侯鄭伯之盟于鹹獨定盟所于衛地者亦欲衛爲地主而使之共此盟耳及盟而衛侯北故不至惟使北宮結復于齊侯齊侯怒甚故下即聯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也時衛侯懼齊人之侵不已而北宮結之執亦終無由自脫乃故使乞盟于齊侯齊侯怒遂解故下復聯書齊侯衛侯盟于沙也由是言之鹹爲衛地經文以作指點之辭並因以作貫串之辭矣其可不[illegible]

甾
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管見此前之四年三月衛侯會晉師于召陵侵楚凡十八國沈獨不會晉使衛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其五月盟于皐鼬及七月晉士鞅復以衛孔圉伐鮮虞衛之與晉豈嘗敢有貳哉纔踰一年而齊侯與鄭伯盟于鹹欲鄭伯之與許男遷容城者固亦同會于召陵侵楚而後盟皐鼬者也值去年正月鄭背晉而使游速伐許以許男斯歸公亦以為晉而有侵鄭之役是則齊侯欲爭彊於晉而鄭伯復背晉以黨齊其徵會於衛而衛侯不欲頓棄皐鼬之盟以從鹹之盟固其宜也及衛使行人北宮結來謝齊侯遂執之而旋以師侵衛是欲脅衛侯以卒盟矣夫齊侯之侵衛不必自行也而其命實由於齊侯當茲定之七年秋齊侯妄圖復覇輙事彊戾以逞可無貶乎周官以九伐之

滅亡邦國暴內陵外則壇之注稱內暴其下外陵其隣則黜其君而置之空墠之地更立其賢者此即春秋所由削齊侯之爵而書齊人者與

齊侯衛侯盟于沙

管見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太和五年秦王猛[illegible]鄴慕容垂自沙亭走出黃是也在今大名府元城縣界按沙之在元城與鹹之在開州者相距不遠蓋並是衛地也齊侯駐師于衛之鹹又執衛行人以侵衛衛侯能不懼乎乞盟于齊侯哉至其盟不於衛之鹹而於衛之沙沙在鹹東殆亦由齊侯之稍爲退舍欲示衛侯以不疑焉爾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管見齊侯之謀復覇既結鄭以盟于鹹矣由盟鹹而徼衛侯不至乃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衛侯懼亦叛又齊侯以盟于沙而齊侯遂以魯近齊而遠附晉欲以其脅衛者脅魯也故不出此年之秋而齊之國夏帥師以伐我西鄙焉按去年冬書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以鄆本魯邑而為齊所有乃特有事于圍鄆也然但書圍鄆而已豈嘗得取鄆哉鄆在魯之西鄙然則齊國夏之帥師伐我西鄙者殆謂鄆已屬齊乃即聲言魯復圍鄆之罪以為帥師致討之名也其自鄆而使西鄙所在繹騷已可概見矣

九月大雩

管見魯於秋書大雩至九月而再書大雩左氏以為旱甚是矣乃其中央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魯民之在西鄙者室如懸磬野無青草猶復加以兵戎之殺傷俘掠也彼齊侯之謀復覇何並忘乎以力假仁而反恃勢以為不

仁哉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自至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管見】公於此年春侵齊者再以報去年秋之齊國夏伐我西鄙耳侵者潛師掠境不留不處故正月公侵齊旋旹公

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旋書三月公至自侵齊也。侵齊不指其地殆因齊之伐我西鄙。而我亦還伐其西鄙。而已。齊一伐而魯再侵。其報齊者。欲過之無不及也。按定公既立五年。而季孫意如卒。其時有志振興。未始不以勤民定國為急。然猶未用孔子。則不知其道也。如去年以一秋而再大雩。非為旱甚而憂民乎。然禮稱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諸祀盡然。何況大雩以享帝耶。至於今年之春。公再侵齊亦因齊有去年秋之伐我西鄙。乃亟謀報齊以定我魯國云爾。然月令書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為其變天之生道。以傷殺病農也。則推之二月三月皆猶是矣。而公之再侵齊。乃欲稍緩而不得以視齊之前起兵端。輙使國夏伐我不顧魯之旱甚而肆虐其西鄙者其為殘民以逞又豈有異哉。

曹伯露卒

管見曹自昭公十八年三月書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子午立昭二十七年書冬十月曹伯午卒二十八年三月葬曹悼公其後悼公之子野立是為聲公立五年平公弟通弒之代立是為隱公前聲公不書卒葬及隱公立四年聲公之弟露又弒之代立是為靖公前隱公亦不書卒葬惟靖公立四年值茲定公八年春三月獲保首領以歿幸得免於弒焉春秋乃書曹伯露卒至秋七月並得書葬曹靖公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管見齊之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以報此年春公之再侵齊也無別義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晉地此定公八年夏齊國夏復師師伐我西鄙以報公之春正月侵齊二月再侵齊也公使乞師于晉以樂祈技晉而期及于瓦以會之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有瓦亭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之瓦岡集古瓦亭也會者公重晉師而越竟以逆之耳及期而公會晉師于瓦則何嘗見有晉師乎晉師不至于瓦公亦知晉之前許會師而中止無可恃乃遂還魯而至自瓦也夫公會晉師于瓦豈不由晉侯之許以師會哉其中止者蓋因晉士鞅沮之亦因季孫斯仲孫何忌私賂士鞅而使沮之也計前定公初立受制於季孫意如立五年而意如卒公以季孫斯新為政其久於從政者仲孫何忌必黨之不欲使其權復下移故六年二月公為晉侵鄭公自行焉特使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以獻鄭俘而已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此八年正月公侵齊二月公再侵齊亦自行也及其夏而齊國夏之帥師伐我西鄙以報其再侵齊者殆視七年秋之來伐為加甚公乃乞師于晉而往會于衛地之瓦亦廉不自行矣于

時季孫斯及仲孫何忌深慮公苟能會晉師或遂得志于齊而因之耀功于魯則國權將亦屬公季孫氏將替仲孫氏不益微乎乃亟私賂晉士鞅以沮晉侯以故公會晉師于瓦為虛往公至自瓦為空歸也與或以經無明文為疑應之曰此事以觀則得之如下書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師之行由士鞅則晉師之止亦由士鞅可知又九月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以濟士鞅之師也于士鞅之侵衛斯與何忌執以師濟之此必不由公命則於公之侵齊斯與何忌絕不聞其以師濟之此必急止晉師亦概可知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管見去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是鄭與衛皆背晉而與齊矣以故

葬曹靖公

此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也李氏廉曰晉自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之後苟有事于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皆果潛師掠境與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與名之師也按此于秋七月乃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則知夏之公會晉師于瓦即既言公至自瓦固不始有晉師之來會矣而左傳所載則已稱晉士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非其賓也且於公在瓦而稱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此推度當時晉卿汰侈公室卑其在國方不知有晉侯豈以師奔愚之急而獨致禮於公乎哉又曲禮云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公在瓦而晉卿見之彼士鞅之徒必講求於執羔執雁以慎其辦亦惡在其為果合禮耶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偶見左傳云。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按晉爲說稱當、云爲晉士鞅、故。乃爲、得、實、蓋士鞅先沮晉侯使公會晉師于瓦而未得會者、由季孫斯仲孫何忌之私賂士鞅而士鞅爲之止晉師耳。及秋七月而士鞅侵鄭遂侵衛非必、徵、師于魯。而魯之季孫斯仲孫何忌。則以阿附士、鞅、特、急、自請、師、隨。以、助之。也。惟是起兵動衆。其籌備資糧器械之屬。不容猝且立辦。故其秋七月。晉士鞅之侵鄭雖、不、及、襄、其事、至九月。之既侵鄭而遂侵衛者則、猶、有、以、並、其力。焉。爾。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偶見杜氏預曰。結、叛、晉、也。按去年秋。初當齊侯鄭伯盟于鹹、而書齊侯衛侯盟于沙。是鄭衛之叛晉而附齊矣。然鹹

之盟、衛侯不與沙之盟、鄭伯不與、則此年冬之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者、欲合鹹沙之二盟而一之焉、所再相鄭彊于衛足知此曲濮之盟、乃衛侯之志、固然書先衛侯本因其最加於鄭伯亦、著其盟倡於衛侯也、衛附齊之大而復結鄭之誤其得以爲失計乎哉、曲濮杜注、衛地瀕濮水曲折之處、猶言河曲汾曲也、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從祀先公

嘗見孔氏穎達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于閔上、閔先爲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惟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惟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畧言從祀、不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

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公僖公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汪氏克寬曰三傳皆以從祔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薨稱謚已祔祭祖廟而此從祀不稱昭公與閔二年之禘於莊公書法不倫則三傳似亦可通按定公至此即位已八年而其冬以前猶謂昭公之主未祔於廟必非事理所有然則以此從祀先公指為順祀閔僖親盡廟毀之先公者其說最確但從哀三年五月辛卯書桓宮僖宮災是閔公已入于所祧之廟矣而僖公則別為立廟以比于魯公之世室初不與閔公同在其所祧之廟中也何緣得而升閔退僖以使前之逆祀先公者及今而順之而稱從祀先公也哉竊意祭有大祫皇氏謂虞夏祫祭每年皆為非三年一祫之謂是矣今國朝亦於歲終十二月舉行然則此從祀先公特書於冬蓋倣魯之大祫時耳其祀自惠公以下凡廟之已毀未毀

者皆合食于太祖之廟則閔之與僖與定公相距踰五世以大祫而並與于合食之列亦足因之正其位次而易前之躋僖公為非禮以成今之躋閔公為如禮也然自文公二年及茲定公八年躋僖公者既歷一百十三年矣而乃輙移於一旦俾閔僖二先君之祀先後逆而今順從焉苟非由魯用孔子以中都宰而進為司空其孰不狃於逆祀而莫之抗乎蓋司空之主嘗國宗廟為先總其職則掌邦事事無重於祭者故春秋書宗廟之祭特稱有事亦復稱大事焉且致祭宗廟以順為主詩云惠于宗公惠者順也又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也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順于親如此之謂備能備然後能祭孔子久聞文公之躋僖公者欲尊其父而不順於道其時倡為逆祀之說者夏父弗忌縱弗忌以成其說者臧文仲也久思救正其失而職任不屬無如何耳故當其初為司空而值冬之將舉大祫必帥

其屬以理事典之有關於宗廟者乃即以逆祀宜更入告極陳前文公之誤于夏父弗忌與臧文仲者以白公即宜及是大祫之合食而於奉主入太廟之先使祝史告于閔僖二先公自是復依世傳之叙為之位以無失其順焉則文之逆祀先公實為不順於道者可以補過而公之從祀先公得為無所不順之謂備者亦可以受福矣於是公許之孔子即奉公命以行之所由來固無他也至若左傳所載謂魯之家臣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十月順祀先公閔僖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因下竊盜竊寶玉大弓其盜為陽虎遂牽合而一是說耳按之疑義叢生不勝辨為之存而不論則已

竊寶玉大弓

管見是時將用孔子由中都宰一年遂為司空又將使兼司寇彼季氏之家臣陽虎專恣無法懼將不免於罪戾也

乃避孔子之偪而竊魯之寶玉大弓以逃于齊焉是當直斥以為盜矣穀梁傳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于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此亦見定公四年左傳云然而究之以穀梁本說為是蓋寶玉為統稱如詩崧高篇言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封圭之為寶玉有據矣奚必沾沾於夏璜也哉又周書顧命篇言和之弓以工繫之則有着若此大弓亦為統稱則謂武王之大武告成即以其戎弓稱大弓亦可也必求古諸侯封父而辨其弓為繁弱以實之不已近于鑿乎寶玉大弓在何所頓使陽虎得而竊之何氏休以季氏逐昭公取寶玉大弓藏于其家陽虎拘季孫遂奪而有之此說於當時情勢為合汪氏必附會左傳以為竊取於公宮非取之於季氏失之拘矣至其竊寶玉大弓之意陸氏淳曰陽虎之竊國重器將挾以賂外國而求容耳是為得其情者不必更以別解參之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管見 據明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則此年之夏四月孔子旣以司空兼司寇矣古者天子六卿其大國之諸侯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而止別設太史以當宗伯設內史以當冢宰偶司寇無專職則使司空兼之皆見周書酒誥其司空兼司寇者則所稱宏父定辟是已司空別號宏父與司馬別號圻父司徒別號農夫同宏之爲言寬也司空掌邦事事不宜于峻急故尚寬而曰宏父至其言定辟者辟法也周禮刑官之屬獄成而職聽於朝司寇斷其 哭其誠

乃為定辟此何以屬之司空也以用罰者亦不宜於峻急
而所尚在寬故即司空之主事典亦主刑典而總稱之曰
宄父定辟至秋卿以司寇名注云羣行攻劫曰寇天下之
亂宄有不始於此者故刑以懲寇為急盜亦寇類也今陽
虎為盜而竊寶玉大弓以逃于齊孔子為魯司寇其敢置
而不問乎亦熟料此時越雖追盜勢既有所不行且寶玉
為魯之封圭大弓為武王之戎弓在他國皆為無用非當
不求而自獲也已而果然益當陽虎去魯奔齊既至必舉
所竊之寶玉大弓賂齊侯以求容矣彼齊廷之臣有如傳
稱鮑文子之徒者必止齊侯以為寶玉大弓本魯之封器
故子孫世世守之以為重初非玩好之為良貨賄者比也
齊何受焉且魯以孔子為司寇其明罰勑法魯當肅然
陽虎之來奔亦是故耳昔周公制周禮作誓命曰毀則為
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
大凶德有常無赦今陽虎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
利之則主藏也若齊受其寶玉大弓而容之魯司寇因以

問齊齊將何辭以對齊侯然之於是不受其賂而因諸齊之西鄙焉其意非欲久於禁錮亦欲使之自謀狡脫以竄入他國焉耳及此年夏陽虎將奔晉遠不可及欲先奔于宋焉乃因守囚者之得以賄動也賄之使緩其防遂奔宋其奔宋之時亦念此所竊之寶玉大弓莫能賂以求必免囚不免且為懷之有罪而討必及則使人潛入于魯之四鄙以棄而歸之穀梁以為魯人得之堤下蓋或然矣凡旨孔子之所先見者既得寶玉大弓彼陽虎特一逸盜何不可聽其冥然一往以自求禍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晉是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此定之九年秋齊

侯衛侯次于五氏傳謂齊侯伐晉夷儀攻襄公二十四年並二十五年夷儀凡三見本邢地在今順德府自衛文公滅邢為衛地非晉地也何得稱齊侯伐晉夷儀哉其時蓋因晉侯牂言伐衛夷儀衛侯聞之懼不敢乃亟請師于齊以間探晉而齊侯遂許自將以助衛侯以故齊侯衛侯皆以師次于晉地之五氏以待晉師也然春秋但書次于五氏則何嘗得見有晉師之伐夷儀者乎是足知晉特虛張其辭以紿衛侯即使衛侯告急于齊以致其師而並誤齊侯焉爾衛自此前之二年秋鄭伯與齊侯盟于鹹衛侯亦旋與齊侯盟于沙晉固深憤其叛晉附齊以背晉矣去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職是故也今年秋乃更以詭道紿衛侯而並誤齊侯使其起兵動衆親身耆武而無敵可 則自茲次于五氏以還衛侯不得復請師于齊齊侯亦不得復拘衛侯之請以濟其師矣于是衛之大援已失而衛豈難圖哉觀於明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較之前士鞅之帥師侵衛為加甚也衛無他策獨堅守不敢出

聽其恣所
俘掠而止。

秦伯卒

【管見】秦自秦伯罃及秦伯稻以後其卒皆但書秦伯而不名。因其赴不以名而僭王。禮故直書以示譏焉。然猶以其生前未僭王號也。若吳楚之君於生前已僭王號則又必各書其名。以抑之。使從諸侯之禮。固未嘗有書吳子卒之子之者。此春秋之例。
不可以執一論之。

冬葬秦哀公

【管見】秦伯之書葬。自此、
哀、公始。見前未嘗有之。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竊見先之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八年春正月公侵齊二月公再侵齊夏齊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此怨能遽釋乎乃值茲十年春三月而得及齊平者孔子之爲之也蓋孔子以是時爲中都宰一年治化大行旋命爲司空得兼司寇魯家臣陽虎惡既稔懼罹于法乃竊寶玉大弓以竄身入齊欲賂齊侯而求容也惟齊侯適能聽諫却其賂而因之西鄙經數月繼使奔宋遂奔晉魯亦即於昨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由陽虎使棄於魯境而歸之者孔子知齊侯之不貪貨不保奸爲魯驅逐明有息爭慕義之意乃乘是請平于齊爲之釋近怨而修前好齊侯許之以故於此十年春三月及齊平也平亦以盟惟公不必與齊侯會各使其介卿往來奉約誓之辭詔明神以結其信而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管見 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為定公會齊侯處叢齊魯兩君相會不宜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言盟黃氏仲炎曰齊景公欲攫晉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僥敝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豈至以兵劫魯侯哉今觀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名其叟矣惡可信乎梁慕崇云左氏穀梁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修大其辭蓋欲歸功於孔子而附會之也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感人於揖讓周旋之間而鄙倍暴慢一時俱化必無兩君好會之地遽行誅戮之理右氏曰于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鬭力者之所為而敢以

誣聖人乎。齊師出竟。而要魯以三百乘從。是齊以縣鄙視魯也。卑魯實甚。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汶陽之田。而勞吾民以奉隣國。况汶陽既歸。則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黃會牽。屢書于册。而不聞魯爲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為附會。而先儒亦多疑之。故刪左氏及穀梁。而胡傳亦不錄。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見去年秋晉虛言伐衛。爰儀以紿衛侯。衛侯乞援于齊。而齊侯亦爲衛侯所誤。於是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未得見晉師而還。故此年夏晉復圍衛。知衛侯不能更致齊師。遂使趙鞅帥師圍衛。不比于此前二年之士鞅帥師侵衛已也。然春秋亦但書圍衛。豈能入衛取衛乎哉。雖使恣所俘掠。仍與侵衛無以異焉。彼帥師者趙鞅。亦何以加于士鞅耶。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管見 胡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鄆讙龜陰田杜註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案博縣今之泰安州州境無龜山今龜山在新泰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蓋與泰安州相接也此辨龜陰甚悉至魯之鄆地有三汶陽之鄆北鄆也與西鄆之在今曹州府鄆城縣者及東鄆之在今沂州府沂水縣者亦不得混看讙見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讙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讙城是已攷地圖所列泰安之鄆與肥城之讙皆在大汶河之北新泰之龜陰又與萊蕪之夾谷皆在小汶河之北小北曰陰水北則曰陽故統以汶陽稱焉汶陽之鄆讙龜陰由自西而帶於東其夾谷亦介其間並瀕汶陽故公會齊侯于夾谷而齊侯即以夾谷所聯綴之鄆讙龜

陰田使来歸于魯也歸之自齊故曰來而其來謂之歸者
以汶陽之鄆讙龜陰田初本魯地未審以何時為齊所有
及戊公三年當晉景之十三年及齊頃之十一年其六月
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至秋八
月魯倚晉勢取汶陽田即取此鄆讙龜陰田也未幾而成
公八年齊頃事晉甚謹以致晉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
田歸之於齊則魯之鄆讙龜陰田先倚晉勢以取之惡得
不如晉令以與之乎自後盡成之十八年閱襄之三十一
年並昭之三十二年而及茲定公十年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既積為八十三年矣乃頓以此年正月魯用孔子而及
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以司寇攝行相事孔子被齊侯
景公在會一若忘乎公之一再侵齊而輕深悔於國夏之
兩伐我西鄙有不難于對公而獨甚難於對孔子者於是
乘公至自夾谷之時旋使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於魯是
即前成公所取之汶陽田而復由晉令以歸之齊者矣夂

歸于齊而忽歸于魯魯久不敢往取而忽得齊之來歸以此念聖德之感乎尺使齊侯回心易慮於廷臣不假商確亦不容沮止必獨行其可以對孔子之意而後即安夫豈任智者之所能測哉稱齊人者齊侯即令鄆讙龜陰之宰與民奉其籍以來歸耳故總以齊人概之與他處稱人為貶辭者不一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管見】郈為叔孫氏之私邑在今沂州東三十里郈之東南為今費縣相距九十里則季孫氏之私邑也魯三家之強季孫氏為最其宰私邑之家臣陽虎為最前季孫意如逐昭公公在外八年而客死則魯之臨朝布政及歲時郊禘大典季孫必皆攝行如魯君矣有家臣陽虎豈不常左右賓如以抗於公臣哉費邑之宰益獨委諸公山不狃已可

及定公五年，季孫意如卒，立季孫斯，是年傳[illegible]陽虎囚季孫斯而强盟之。固將恣肆而執國命，斯可知矣。至十年冬，魯先公之有逆祀者，相沿既久，由魯用孔子，以中都宰進爲司空，領得轉而從祀，陽虎無法，惟孔子之將以司空兼司寇，必執法，魯無所容其身，遂竊寶玉大弓以逃于齊也。當先之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其七月，叔孫不敢亦從之卒。叔孫素阿附季孫，借其勢，彼其私邑爲郈，與費近，郈宰侯犯亦效陽虎。叔孫州仇莫能制也，値是時孔子得行司寇事，侯犯能不因陽虎之畏罪而逃，以遂自討乎，乃乘此十年夏，[illegible]以郈叛，將易民于齊，於是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同帥師以圍郈，郈焉特以郈城固，未之能克也，俄而爲秋，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從同帥師以圍郈，郈焉仍以郈城固，卒未之能克也。郈爲叔孫私邑，而圍郈必以仲孫何忌俱者，叔孫之嗣立猶新，惟仲孫久於從政，得依之以謀軍事焉爾。故後之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墮郈，而季孫斯亦即因之以墮費，其帥師者，亦復與仲孫何忌偕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啓見按此定公十年秋書宋樂大心出奔曹再書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又再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據左傳敘其事由皆瑣褻不足云且並有無事可言者試思樂大心為宋之戴族當昭公二十五年會于黃父其班位已參晉趙鞅衛北宮喜之間是本為世卿矣公子地雖非宋公母弟亦同父之弟也又況宋公之弟辰固實有為其母弟者乎至仲佗出自仲幾為莊族與宋之戴桓兩族而三亦世卿也雖石彄未詳所系然與仲佗聯行為宋公母弟所牽牢要亦卿之貴者焉宋公之所借以撫宋有幾公子幾母弟幾世卿耶輒於自秋及冬之半歲中任情偪逐使之竄走曹陳將行不為留止既去不使召還以致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亦叛矣由是大為宋患宋公何以處之觀後十四年秋但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而

其似叛者大抵皆以宋師四年之攻討而誅殺之也嗟乎死若不可復生而於此焉求盡之苟延殘喘絕未附其終之首亂于宋何其忍哉是當摘左傳一言以抉其情曰寵而魁故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管見李氏廉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此本前夏之晉趙鞅帥師圍衛左說貨為有據當從之蓋去年秋齊侯與衛侯以師次于五氏謀于晉之說言伐衛夷儀而衛虛驚也及今年而趙鞅圍衛受其貨禍不敢復告急于齊而齊侯亦莫由奔衛之急其可置若罔聞乎故及晉師之解圍去齊侯乃以其冬省衛之難而會衛侯于安甫以申篤鹹之盟亦即徵鄭伯使同會于安甫以重締沙之盟以也且是年春三月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侯即

使來歸鄆讙龜陰田于魯當其會于安甫齊侯于會中以語衛鄭衛鄭必大感服而因是以守鹹沙之盟將益固矣安甫杜注地闕按此會以省衛難為主則安甫當在衛境其鄭伯不覲至而使游速攝行者去年夏四月鄭伯蠆卒子勝立或尚幼亦或有疾故爾

叔孫州仇如齊

管見叔孫州仇如齊謝齊之來歸鄆讙龜陰田耳而傳說皆主謝致郈言彼郈宰侯犯之叛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帥師一再圍之而弗克即使侯犯懼不能支而脫身奔齊以郈入焉方未聞齊侯何以處侯犯乃即謂齊侯已致郈于魯而魯謝之揆之事勢其能以遽及乎且魯受齊之來歸鄆讙龜陰田未嘗遣使往謝而茲獨以叔孫州仇如齊謝其致郈於情理亦大悖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管見宋之主國政者蓋樂大心爲首而仲佗石彄次之宋公之弟辰及公子地則其參焉者也惟宋公惑于寵嬖向魋心欲以政委之故親近大臣皆爲所疎間使之側足無所此年秋初逐樂大心出奔曹矣旋又不止公子地出奔陳于是宋公之弟辰以爲公子地既出奔我得安於入處乎樂大心且出奔仲佗石彄又得安於入處乎是必當空此政府以獨讓彼寵嬖向魋矣故經文於此年冬蒙上樂大心之出奔曹及宋公子地之出奔陳而以宋公之弟辰聯下仲佗石彄之同出奔陳以從公子地者中間特用一暨字以通貫之暨與一概之義相近亦謂我宋之與政者凡五人不可必有一人之不出奔也云爾此其忿激爲已甚矣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管見入于蕭以叛。葢宋公之弟辰主之。而仲佗石彄公子地從之。故稱及焉。劉氏敞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是。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以為未失其弟。何妄甚也。按此說極允。辰本宋公之弟。則不當叛。先正其名而以叛著其罪。春秋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者此類是矣。蕭本古蕭國。即今江南徐州府之蕭縣。在宋東南鄙。為宋附庸。至宣公十二年。楚子滅蕭。而蕭為楚有。及玆定公十一年。已歷九十八年矣。中間吳日强。初以昭公十三年滅州來。二十四年滅巢。皆在蕭之西南。楚不得通于蕭。宋殆乘是以取之耳。後復值定公四年。而吳入郢。破楚都。王走避吳。楚益微。則宋之有蕭。豈不忘其為楚地哉。但今之徐州為宋彭城。蕭縣距彭城纔五十里。志稱彭城為要害之

地周嶺四合其人挾尚氣節以武為俗蕭當同之則栽殺之地也前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蕩山魚石為亂宋華元殺蕩山魚石出奔楚其黨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從之遂十八年而魚石以楚子伐宋取彭城魚石與其黨復入于彭城此前事也今宋景公時溺于寵嬖向魋初以昨定公十年秋遂樂大心出奔曹宋公之弟辰憤焉及公子地亦以秋出奔陳乃暨仲佗石彄以閒出奔陳從公子地以視宋魚石之以其黨出奔楚者何以異焉亦越茲十一年春而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以視宋魚石之以其黨復入于彭城者又何以異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節見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不書叛而其叛可知矣但入蕭以叛者自

春而樂大心以其秋入則亦因宋公之弟辰必致之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管見魯及鄭平乃齊侯使之而孔子亦成之者齊侯先於定之七年盟鄭伯于鹹旅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亦得盟衛侯于沙遂欲以威脅魯而有國夏伐我西鄙之役及八年春公聯月侵齊以報之齊復使國夏伐我西鄙如前之無功而還魯豈嘗被脅以從齊哉逮孔子事魯以司寇與政乃于十年三月請于齊而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當是之時齊侯以為新得結魯則與衛鄭合為四國之好而齊之霸業亦庶幾其可復矣惟魯於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九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亦帥師侵衛故其相與釋怨以敦好必有事于平也齊侯又知鄭彊於衛獨先使魯及鄭平而衛亦將因其與鄭有西黨之盟而俱平矣此正與孔子前使魯及齊平之志合

於是入告于公公許遂得使叔還如鄭涖盟以卒及鄭平也凡平必以盟不必兩君相見但各使其臣往來涖盟亦無不可此年冬叔還如鄭涖盟則鄭之亦必有臣如魯涖盟者可知矣推之去年春三月但書及齊平其在魯之使臣如齊涖盟與夫齊之亦必使臣如魯涖盟者概可知矣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孫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管見】墮郈者。毀其城也。郈爲叔孫氏之私邑。十年夏。郈宰侯犯叛。叔孫州仇。以仲孫何忌。一再圍之。而弗克。侯犯執忍以郈入齊。而借齊之勢以久據郈也。是年冬。叔孫州仇如齊。侯犯雖竊爲郈之名籍以待。豈當遂得輸于齊侯哉。計圍郈之後。墮郈之前。其間爲十一年。則侯犯或潛趨齊境。即緣齊國夏之先嘗。而伐我西鄙者。以達請齊侯。爲關然齊侯方圖復霸。其結魯者。九年因魯陽虎而逐之。魯因得其所竊之寶玉大弓。十年魯及齊平。又以會夾谷而使來歸鄆讙龜陰田。寧肯復容魯家臣之叛者。而納其邑乎。厥後侯犯不知所終。齊侯殆以逐陽虎者。逐侯犯。而遂以其入郈之名籍。致之於魯也與。及茲十二年夏。忽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亦聯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則何以有此耶。蓋魯之下陵上替。公初抑于三家之强。浸至三家亦抑于三都家宰之强。莫能制。以故郈宰侯犯叛叔孫州仇。以仲孫何忌一再圍之。而弗克。如敵國然。及侯犯以郈入齊。齊侯不納。而使致郈于魯。於是公爲後圖。而與墮

三都之議以語二家三家亦無他策不獲已而從之因於此年夏叔孫氏以師墮郈季孫氏亦與仲孫氏帥師墮費惟成宰公歛陽不肯墮仲孫氏亦任其倔強而公特憤甚親將其師以圍成此凡儀墮三都之役其謀實首自公矣說者多謂孔子爲魯司寇與國政欲墮三都殆不可泥也自古設險守國以城爲要原其初之策作爲役極勞而何以墮之觀襄公十五年傳云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以此推度城之勞與室之勞其差數莫可意料毀室重勞墮城乃可不重勞乎不寧惟是今日不知重勞後以城固則生奸而遽墮之亦或他日雖知重勞仍以城毀則招寇而急繕之其情事之謬戾爲已甚矣又不寧惟是儆使三都盡隳而三家之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其彊不爲之減且墮三都而成獨不墮成之公歛陽既敢抗公而傳亦稱費之公山不狃與叔孫輒先實帥費人以襲魯彼郈之侯犯雖去非無餘黨之尚存哉至是而

魯之政不可為矣孔子之舍司寇而去魯者當亦早自決矣故魯之墮三都謂孔子嘗諫止公而公不聽則有之謂孔子欲墮三都固其所必無者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管見衛公孟彄帥師伐曹以齊侯之令也齊侯前得盟鄭復盟衛又新平魯會之則其間惟宋與曹未得從齊耳曹視宋為弱小故以此十二年夏使衛先伐曹而衛侯乃以公孟彄帥師伐之也至明年為十三年夏衛公孟彄復帥師伐曹殆必欲脅曹以從齊而後已焉及又踰年為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亦從齊而齊侯復霸之謀當自謂大勢已定豈不足以爭雄於晉也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啓曰傳稱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注謂三都為費郈成其煩賦將為國害故子路欲毀之殊未見其必然今通觀傳文亦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是時之子路將安在乎又子路為季氏宰憂費之強盛害國而旁及于郈成欲並毀其城焉及此年夏墮郈旋墮費而成獨不肯墮以至公親圍成其成宰公斂陽乃敢負城之固以抗公使公弗克而還是時之子路又將安在乎從可知墮三都之舉非獨孔子無此謀亦子路之好勇習兵者所不顧為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啓曰見十年春魯及齊平使其臣涖盟也及夏而會于夾谷不再盟亦越於今凡三年又特書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

盟于黃則非洎盟之比矣此本出齊侯之志欲其結魯者將若固耳孫氏洽曰黃齊地亦不能確指度其遠近當與前夾谷相等若前桓公十七年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在今登州府之黃縣與此不同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管見〕成不肯墮而公自圍成為主墮三都之謀而不能以卒事也其但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而不言弗克者欲以尊公而為公諱之耳黃氏震曰郈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仲孫自不欲墮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釋見括注垂葭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今屬兗州府濟寧州按垂葭在濟寧濟寧距兗州府纔六十里自府又東又四十里則為魯都之曲阜矣衛在魯西晉又遠在衛西左傳乃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欲伐晉之河內彼齊師不次于衛乃次于魯其何以及晉乎又齊以衛同伐晉不使衛進趨于晉而轉使之却屯於魯夫非以疲衛乎是必不然致春秋地名總載垂葭列在衛地當從之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為晉地備晉之伐衛夷儀也及茲十三年春齊侯衛侯復次于垂葭垂葭為衛地則以十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欲脩曹以從于齊[illegible]齊令也曹不服乃以令十三年夏復使衛伐曹仍以公孟彄帥師伐之惟此番伐曹師較壯當其春也齊侯先與衛侯

同次于垂葭以為之聲援固即期公孟彄之帥師伐曹者必有以服曹而使之舍晉以從齊也與

夏築蛇淵囿

〔管見〕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蛇邱故城在濟南肥城縣南按定之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即汶陽田是矣讙亦在今肥城境其地與鄆與龜陰同稱汶陽田大抵皆為生殺之土齊歸以田而魯築為囿其可乎又明一統志古蹟載蛇邱城在今曹州定陶縣界即魯蛇淵囿按曹州今陞為府即周初曹叔振鐸之封國定陶距府只五十里在春秋時知其必仍屬於曹矣魯安得越疆而築于曹之定陶以為囿哉竊意昭公九年冬書築郎囿比季孫意如為之非由昭公也郎囿本前築而復以築言者謂其依郎囿而加廣繚以周墻視舊為倍之遂別立二名曰比蒲曰昌間焉及茲定公十三年夏又書築蛇淵囿

則季孫斯為之亦由定公也其量地以蒐並依郎圃而猶加廣於比蒲昌之外同繇以周墻計與前增築之二圃有其半焉不別為新名而以其間之俗傳為蛇淵者名之曰蛇淵囿云

大蒐于比蒲

〔管見〕凡田事春蒐不及冬狩之盛入春秋以來田繫於公皆曰狩如桓四年之公狩于郎莊四年之公及齊人狩于禚是已季孫氏以大夫專兵柄輒用師以田乃特取春蒐之義名之曰蒐其冬狩最盛之虛名則以讓之公耳如昭公八年秋書蒐于紅是其微矣至八年冬季孫意如築郎囿十一年五月書大蒐于比蒲又二十二年春書大蒐于昌間其于蒐更侈大者季孫氏將中軍則叔孫仲孫氏所領之上下二軍皆得統之其田獨以中軍則稱蒐以中軍兼上下二軍則其田稱大蒐亦狀擬于冬狩之大閱也其僭侈復何加焉及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立季孫斯

於時定公亦有志振作旋用孔子為中都宰一年治化大行進司空魯之先公有逆祀者相沿既久孔子正之而使得從祀焉將為司寇魯盜陽虎懼不獲為孔子所容遂竊寶玉大弓以逃於齊齊逐之魯亦得寶玉大弓於是明年及齊平孔子相公與齊侯為夾谷之會齊亦旋歸鄆讙龜陰田于魯魯將日與季孫斯亦不肯進孔子而使之不得行其志也值是年郈宰侯犯叛以其邑入齊徒幸齊侯之不納而以郈致諸魯耳此豈可長恃乎因之公以三都之宰所負固者惟城墮之則叛可不生矣以語三子三子亦苦于無策以戢其叛遂用公謀以行之在孔子必入諫公公不聽以為三子無興議又何從間之以言耶及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亦即與仲孫何忌墮費而成宰公歛陽請仲孫偽為不知我將不墮激公自圍成而弗克則成存而郈費幾于為墟季孫之與叔孫必悔其誤于公而深怨公之失圖也魯之君臣由此有隙其政尚可為哉以故孔子舍其司寇而假他故以去魯也孔子既去魯季孫無所顧

忌遂至惟所欲為。既於此年夏築蛇淵囿，不恤勞役，復為之大蒐于比蒲，震耀威武，庶不踵前季孫意如之迹者，而公。國將日陵于微、弱，以待終焉已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見此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其春國有齊侯與衛侯為之辭援，同以師次于垂葭也。晉人聞之，猶敢直抗公孟彄而不顧哉。此其必使行人入于衛師，即觀其附衛從齊之意。由公孟彄以達齊侯、衛侯于垂葭者，不言可知矣。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見世族譜，趙衰、趙夙之弟。夙後六世為趙午。其封邑為邯鄲。衰後六世為趙鞅。其封邑為晉陽。定公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衛侯懼，以五百家貢趙鞅。鞅置諸趙午之邯鄲焉。越定之十三年，鞅欲自邯鄲徙之以實晉陽，謂午而

許之。午謀諸父兄。不許。鞅以午為晉荀寅之甥。寅又為晉士吉射之姻。鞅疑。午有貳心。沒將以邯鄲為晉陽樹敵也。乃名午而囚於晉陽。且殺之。鞅在晉。晉荀寅士吉射憤之。遂為午而伐趙鞅之宮。鞅奔晉陽。入據其私邑以自保。荀寅士吉射帥晉人圍之。晉陽固。未之能克。春秋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據王氏樵之說中之。邯鄲趙午無罪而趙鞅專殺。其心已無君矣。彼荀寅士吉射不請于君而擅伐之。其為有罪固然。至趙鞅亦不愬于君。而遽興晉陽之甲。以抗荀寅士吉射之圍。此其陰營窟宅。急則縱走。困之亂國。震主悍然。不顧是非。叛而何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管見晉之荀氏起于荀息。至荀林父將中軍則別為中行氏。又荀林父之弟荀首字知季。其後復別為知氏。春秋則獨書荀氏而已。其別氏為中行為知者皆削之。晉之有士氏。初為周杜伯之子隰叔奔于晉也。及士會為范邑大夫

亦別為隨氏後又食邑于范復別為范氏春秋亦稱晉士氏而已其別氏為隨為范者皆削之殆欲以抑世卿之誇侈而使從其朔耶是時晉卿強甚有趙鞅之專殺趙午亦即有荀寅士吉射之擅伐趙鞅矣邇聞晉陽而弗克莫遂私情貲干公義其悔不可追而其罪復無可解知盡計將惟是帥其國晉陽之師潛趙晉之東鄙而入於朝歌以叛亦庶幾其借以緩死也自此長辭晉都以卒為亂人其勢則然急何能擇哉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邱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

管見經於趙鞅荀寅士吉射並書叛而獨於趙鞅書歸其識蔑已見趙鞅何以得歸左傳云韓魏以趙氏為請此其緣奚李氏廉曰晉六卿荀氏有二荀寅為中行氏荀躒為知氏士氏與范同宗即范氏也此外則韓氏魏氏趙氏荀

士二家自此入於朝歌以叛遂亡知氏亡于春秋之後故止拜趙魏三卿分晉據此則晉之六卿強盛晉侯特擁虛位固已其六卿亦每互為傾軋也左傳稱韓簡子不信與中行文子之為荀寅者相惡魏襄子曼多與范昭子之為士吉射者相惡其荀氏之知躒亦黨于趙鞅與韓魏氏無隙與荀士氏並有忤焉惟趙氏韓氏魏氏其相結最固故趙鞅既入晉陽以叛而韓之韓不信及魏之魏曼多猶必共為之請而使趙鞅復歸于晉不至如荀寅士吉射之既叛卒至無因以得歸也　彙纂案人臣之罪莫大于叛春秋所必誅者趙鞅專地以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歸于晉聖人書之所以識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公穀不察謂趙鞅以地正國陸氏淳曰非叛君也孫氏復曰此王法所赦也劉氏敞曰其忠義足恃也揚安相承不可以訓今並刪之

薛弑其君比

管見薛弒其君比其詳未聞故稱國鄭氏玉曰薛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按之正所以說春秋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管見按此年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即聯書衛公孟彄出奔鄭則此年春之書衛公叔戍來奔即聯書衛趙陽出奔宋傳皆謂衛靈寵南子之故蓋有據矣靈公在位四十三年以哀公二年夏卒距此定公十四年只三年有奇耳其寵溺不衰如詩所謂老馬反為駒者近之所內寵南子復外寵子朝內之宮廷無所禁制南子見子朝而亦寵之戍遂聞其醜聲出焉其時衛有公叔戍者為衛公叔文子之子倚稱其富而為靈公惡之及茲而憤于夫人南子之有所私欲使其黨趙陽帥徒以擊走子朝夫人殆因子朝之察告遂以愬于靈公曰戍將為亂其辭亦必指其富而

驕之為亂本以激怒靈公也至趙陽為衛趙黶之孫黨于戌說者並斥為親留不親仁夫人怨戌之為亂豈得不亦怨趙陽之為亂黨而期並逐之乎以故此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亦奔宋特由靈公惟夫人之言是用頓使公叔戌之與趙陽皆不得容於衛有必逐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管見杜注謂頓為汝陰南頓縣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距府約九十里其府城即陳都所在昔僖公與楚成同時陳侯圍頓頓子迫于陳乃奔楚楚以師圍陳納頓子於頓事在僖之二十五年而頓至今存值茲定公十四年二月辛巳乃有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則頓於是亡矣夫豈是以吳之入郢不甘絕

于不說而思報之姑以此陵縣小寡為之志哉況于經文首書楚公子結而即以陳公孫佗人次之是則陳之志耳蓋弱時之諸侯皆叛楚惟陳則事之加敬乃以頓之偪處勢抗衡而不相下撫謀請師于楚以厚積其勢俾得一舉而滅頓焉既而頓即以此竟滅公子結執頓子牂以歸于楚其頓之國土則盡以歸陳使公孫佗人收其名籍依歲時以供楚之賦貢而止楚不能越國鄙遠而陳則啟封疆以利社稷亦當自翦為得計矣然究之楚何怨于頓求何德於陳哉計楚自敗績柏舉而吳入郢大為挫衄不出師者既十年而陳復藉其力以滅頓頓猶無足云也獨回恬昭公八年楚子虔國皆以師滅陳矣為之執陳公子招殺陳孔奐滅後五年而值楚子居漫興圖剸欲因復其滅國以求得諸侯乃使陳侯吳復歸于陳不然則豈尚有所謂陳而不同于今所滅之頓乎此尤為近事之可緊者且自此微之於後哀公九年夏楚人伐陳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十四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徒伐之已耶其志

定公十四年

因將滅陳楚若伐陳不已而滅之則陳之以此年假楚滅頓而有其地者特如寄耳陳滅而陳皆復入于楚頓將焉往

夏衛北宮結來奔

晉見左傳北宮結来奔公叔戍之故也注言結亦黨于公叔戍公皆惡之按衛當是時靈公寵夫人南子南子又寵宋朝雖在世子蒯聵亦將厠足無所則先之逐公叔戍逐及趙陽而又旋及於北宮結亦可不必他求其故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晉見於越杜注越國也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按越之切音其發聲為於惟越人之呼越聲太重遂相沿為兩字名耳春秋越與於越皆見若事不起于越而蹤及之則從本名以不忘其初事實起於越而特

指之則從俗名以深鄙其陋也。左傳云。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是於越之敗吳因於吳之伐越矣前定之五年於越入吳。乘吳子之入郢而在楚掎其虛也。吳能不思有以報越乎及茲既十年而吳乃伐越其志殆必期滅越而始足以報其入吳也與然越子勾踐禦之非惟敗吳于檇李而吳子光之自將亦以師敗而傷遂卒是吳子志於滅越以并其國。初不料適然自滅而以頭厥身矣。其春秋特書此者蓋以弑君之賊。多不得封而吳子光。竟不免焉。是足快也。計昭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由吳子光以力士鱄設諸匕首。以刺之者僚弑而光輒自立亦據位十九年矣以此年夏五月伐越而為越所敗傳稱越有靈姑浮以戈擊吳子光傷將指從卒。與戕吳子光弑僚而戕人乃如為吳討賊靈姑浮亦與鱄設諸同。弭靈姑浮之戈亦與鱄設諸之匕首同利此吳子光之所絕不料而亦必不可逃者。人為之乎。天為之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管見牽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故牽城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屬直隸大名府濬縣為漢黎陽與內黃縣絕壤據此則牽必在衛地其為牽之會者則齊侯之志也以衛為之地主公特因齊侯之徵以赴約耳齊侯何以為牽之會以定之七年秋初盟鄭伯于鹹旋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亦盟衛侯于沙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十一年冬並得盟公于黃也他如是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衛公孟彄復帥師伐曹曹不敢抗其因衛以從齊必矣但未盟焉爾鄭衛魯皆並從齊惟宋

不與齊侯知其不可以師之侵伐脅也乃斯公與衛侯以會于牽欲使通其意于宋公即得合周以來之諸侯自齊與魯衛鄭曹五國更益以宋為六國相與修好無間豈不盛哉既會而公遂至自會當急與卿圖事命當齊侯之意為之書辭孫而說道行人奉束帛以致諸宋公衛與魯亦同宋公固必許之於是以復齊侯從可知此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此其緣矣至左傳以夏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及秋之齊侯宋公會于洮皆為謀救范中行氏即為謀救晉荀寅士吉射之入於朝歌以叛者也是何說哉不加深辨可矣洮杜注晉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水而得名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傳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周官大宗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謂社稷之肉曰脤宗廟之

也

脤，杜氏預云：祭社之肉，以蜃器盛之，故曰脤。是足以妙矣。按此年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其寄慨為至深遠。惟王氏樵曰：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歸脤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由此申之，周室之受命定鼎，承天為宇，疆地為土，及茲衰微日甚，其御宇亦形矣。僅是虛擁至尊之號者，猶得於歸脤稱天王焉。其有土亦僅矣。惟是空主大社之祭者，猶得於天王稱歸脤焉。可勝慨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管見：劉氏敞曰：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蓋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蓋乎。劉氏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

若此。此者。不能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非靈公之罪而何。鄭氏玉曰。蒯聵無弒母之事。二劉辨之詳矣。或者猶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設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將知其欲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欲殺其事。此亦人之所為。世常有之。太子告人以戲陽速禍子。謂其誣已也。今合觀三說。蓋世子蒯聵。非若夫人何深惡子。蒯欲殺之。子蒯乃使戲陽速容以世子欲殺夫人。人告夫人。夫人憤而愬於靈公。靈公怒世子蒯聵乃出奔于宋耳。宋本南子之家。則世子之母家矣。其出奔於宋者。世子度其可以見諒於宋。而猶憶他時之得因。以復其國與。

衛公孟彄出奔鄭

晉見高氏閌曰。此年志公孟彄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耳。按此說為得其情。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管見前于十一年春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亦叛也既踰三年為今之十四年乃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知宋之討叛及罪人皆得惟宋公之弟辰猶乘間以竄于魯耳然已與宋長辭蕭可無患前之案於是乎終矣

大蒐于比蒲

管見此及去年聯書大蒐于比蒲大蒐為季孫意如大閱狩田之名比蒲亦由意如所增築於即圃以備大蒐者季孫斯踵而行之不問歲歉自孔子去魯德化不行而季孫斯專以震耀威武為務故然

邾子來會公

附見戴氏

仲炎曰：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皆三家主之，公不與焉故也。大蒐于比蒲，是季氏合叔仲二氏，而大削三軍，遂以附田也。亦必請于公，以往觀焉，故公在比蒲，而邾子因以來會公耳。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注言相見及期日也，郤地為閒隙之地。大蒐于比蒲，其地不得與閒隙同，而邾子來會公者，殆以公先微會于邾子，有期日，適以季孫氏之欲大蒐，而公在比蒲，邾子亦不獲已，而就公以會之，與然定之三年二月，邾子穿卒，邾子益為嗣。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是邾子既結於魯之私家矣。及茲十四年，而邾子來會公于比蒲，三家皆在焉，必將援邾子之於魯，有舍私家而託其國於公室者。至明年春，邾子復來朝，夏五月，公薨于高寢，而邾子並奔喪，其親暱何以加諸。故當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其因嫌生憤，以肇兵端。

者固不料其禍至有如此。

城莒父及霄

霄見莒父及霄注皆指為魯邑之在今莒州境者雖無確證殆亦不出魯都東南鄙之外矣然入春秋以來至此亦既二百二十五年魯都之東南鄙自西起於季孫氏之費以東及於叔孫氏之郈其間有隙地錯置俾得相依為輔車者如城祝邱城中邱城諸及防皆先後見於經豈復餘此莒父及霄之兩邑猶以久無城而待城乎竊意此年之城莒父及霄即悔十四年之墮郈墮費為誤於公之失國也乃更加之繕修如其舊特使郈城新其名曰莒父且使費城新其名曰霄焉耳郈費為賜邑名不得改而城郈城費必別為之名者其意亦思宣言於國以解前之隳郈墮費非欲墮而廢之實欲因墮而新之也墮非與缺壞同城亦非與補葺同大興工作氣象莊雄於前有光於後無患惡可不別為之名以誌所始哉又汪氏克寬曰范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按此年無冬字

春秋闕有譏焉。曷譏乎大蒐于比蒲。乃季孫與叔孫仲孫主之也。故周官之法。天子於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在魯之用天子禮者。惟公得行之。彼三家之翔大蒐。實擬於公。則之冬狩。故卽其蒐之名。不冐公之狩名。而以其蒐爲大。則其猶與公之大閱狩田。特繫之于冬者。並大也。以是欲抑其大。而不書冬也。與至此年之城莒父及霄。適當冬時。而亦不書冬。則何以故。凡以國故勞民。師爲最。次則城也。人君設險守國。邑亦如都。有弗獲已。而公命城之。大約以冬爲得時。謂其不妨三時之農務耳。若茲之城莒父及霄。非卿叔孫氏之城郈。與季孫氏之城費哉。叔孫州仇季孫斯皆用公謀。而帥師墮之。旋獨逞已私。而驅衆城之。其強戾無君爲已甚。又何有於民焉。故雖及冬而城。特因以營私。爲初非得如公家之設險守國。有所弗獲已。而猶可以時使其民。爲不宜盡沒也。以此言之。大蒐于比蒲與城莒父及霄。說者多以經無冬字爲闕文。究屬未審。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管見去年冬魯大蒐于比蒲公在焉而邾子來會公公益以禮接之以視前仲孫何忌之與邾子盟于拔者必務為汰侈以張私室卑小國豈嘗得如會公于比蒲之歡洽哉故及今年春正月公復能致邾子之來朝者職此之由耳來朝不必定以正月惟諸侯之事霸主五歲而朝則以正月為甚謹焉從可知邾子之會公于冬為未久而旋於踰年之正月來朝亦極意以尊公矣當其來朝公與邾子揖讓周旋以入以出其饔飱贈賄度亦與他國之諸侯相朝畧同此盟邾子于拔之仲孫何忌所必嫉也至魯之季孫斯叔孫州仇更彊于仲孫何忌者而得冀其忍憤休容也與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管見范氏甯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致死也改本革云鼷鼠鼠之小如蝨黑色俗稱蟧毛蟲其甚者能致牛死趙氏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稽時有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不死者按此稱小鼠非如蝨黑色之為蟧毛蟲者不可指為鼷鼠須辨之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管見去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及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楚子不親行而使公子結又有陳公孫佗人相從帥師此陳伏之憤于頓而請楚師以滅之也既滅頓公子結挾頓子牂歸于楚其地則皆以歸陳惟令依歲時之職貢以結楚焉爾及此年二月辛丑楚子自將滅胡以胡子豹歸則執其君而並彊其地也必為之置戍以守矣胡在今江南

潁州府其西距蔡平侯所徙之新蔡屬今河南汝寧府者約三四百里東則與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壤相接壽州即吳所滅之州來地也前定之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遂以入郢楚不能進報吳其能終忘情於蔡乎觀明年為哀公元年正月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此其情矣惟吳入郢之年其二月晉侯因劉子以會諸侯于召陵侵楚蔡侯及頓子胡子皆與焉頓雖屬陳而在今陳州府之項城縣亦偪近蔡之北鄙先既以去年狥陳侯之請而滅頓矣而其將以明年圍蔡者乃復亟乘今年以滅蔡東所結之胡令其無可借助而蔡孤也不寧惟是蔡侯之以吳子敗楚入郢其委身事吳者既歷一紀楚苟有事于蔡蔡或告急於吳吳必應亦必命使州來之衆屯胡東者救之值玆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置戍以守則自州來及胡即今之自壽及潁也其間纔一百八十里去蔡尚遠直走則扼其前經過則躡其後吳師雖銳豈得長驅迅邁以赴蔡之援哉作如此設彼楚子

滅胡之意當

不外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

管見高氏閌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滁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汪氏克寛曰經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其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滁三月則當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按明年爲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下書夏四月辛巳郊則汪說爲辨晳

壬申公薨于高寢

管見高寢蓋路寢之外有別寢非一此特名之以高寢耳嘗見亢倉子全道篇云定公使叔孫氏因陳大夫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凡稱亞者亞于爲也是不可據彼之所爲亞寢以推見此之所爲高寢乎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管見〕此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非有他怨。恭憤于宋之獨不親鄭耳。初齊侯以晉衰而有復霸之謀。自定之七年秋與鄭伯盟於鹹。始也。旋亦執衛行人以侵衛。遂得盟衛侯于沙。因之八年冬。衛侯與鄭伯盟于曲濮。是爲衛之親鄭矣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猶未盟也。十一年冬。魯乃及鄭平。使叔還如鄭涖盟。是又爲魯之親鄭矣。至十二年冬。公始會齊侯盟于黄。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齊侯再以衛之公孟彄伐曹。曹服。即因衛以從齊齊未嘗與曹盟。亦並未嘗與會。則知曹之小弱。固無足云也。夫豈患其不親鄭哉。惟及昨十四年五月。由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其秋遂得齊侯宋公會于洮。雖未及盟。而周東之諸侯六國如環。皆齊所聯屬。亦庶幾有霸意焉。惟鄭之助齊。其始也宋之亦與齊。其終也。會洮既一年。而未聞宋有親鄭之意。或如前衛之盟曲濮者。又或如魯之平鄭而

使叔還涖盟者，夫非，何齊之大恃宋，公之賢而小鄭國乎。鄭君其氣勢等列，即將與曹之有曹伯一例觀耶。此所由鄭之忌逞其憤如不得已。而必使罕達帥師以伐宋也。興是師實為無名，乃直同於聲罪致討而稱伐，則鄭之侈張為已甚矣。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管見]左傳云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謀救宋也。渠蒢，杜注宋地。按此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宋必告急於齊衛也。齊侯衛侯自將救之，其事即在魯郊五月之後，魯姒氏卒之秋七月以前，其於宋亦甚勤矣。然卒之特稱次于渠蒢，豈其欲救宋而畏鄭，故沮止弗進哉。蓋由鄭之罕達聞齊侯衛侯將以師至，而遂先帥其師以去宋耳。伐宋之役本為宋之猶不親鄭，故是私憤也。及齊侯來救宋，則鄭師去之。一似不敢背鹹之盟以抗齊侯者。然其衛侯同救宋，則鄭師

並去之。又似不欲背曲濮之盟以侮衛侯者。然遂使齊侯衛侯來次于渠蒢。亦旋反自渠蒢。皆無所咎于鄭也。是足徵鄭之侈汰已甚。而其行之以譎詐者為尤甚矣。

邾子來奔喪

管見 去年冬邾子來會公于比蒲。今年春復以正月來朝。及五月公薨于高寢。而邾子並來奔喪。必由定公之待邾子厚。而邾子之用情于公。乃益加厚耳。然而過於尊公則三家之所深嫉也。自是而後邾子其危已哉。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管見 魯之妾母稱夫人其卒稱薨其葬稱小君。自僖公之母成風始其後宣公之母敬嬴襄公之母定姒。昭公之母齊歸並因之。又魯之夫人不從君謚而別為之謚者起于桓公之夫人文姜。其後妾母為夫人亦因之如嬴氏為敬

竊以氏為定姒歸氏為齊歸即明微也今定公以此年五月薨有妾姒氏生子纔四歲當嗣定公及七月而姒氏亦卒至明年為哀公改元之年其正月始書即位則哀公並有喪凡八閱月固未嘗得立為在喪之君矣乃後先於姒氏之卒正其為妾母不稱夫人卒不稱薨不稱小君不列為謚則誰之為之耶其必由三家之強戾蔑視嗣君而從其所自出故相與持此議耳豈誠為魯夫人之喪紀名號久乖特欲力為更定也哉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管見趙氏鵬飛曰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說者皆譏邾滕之非禮而吾于此見定公之能仁也按此論所見較廣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啓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此年之葬定公亦同惟日中與日下昃小異耳左氏皆有傳其本傳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謂襄為成義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然以次日雨霽而葬得必誠必信之道故曰禮也此其申明傳意為最確不必更以他說參之再按敬嬴為夫人定公為國君魯恰有此兩事得並見於春秋既不得謂夫人之葬日或可權宜國君之葬日必難遷就矣由此以推則自國君而及卿大夫士以下其謂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雖見禮記王制其信然與

辛巳葬定姒

管見此所稱定姒與前成公之妾襄公之母稱定姒者其爲謚同而所由以得謚則有辨蓋彼乃別自爲謚而不從於成公之謚此則但從定公之謚而非別爲之謚也庸可混乎

冬城漆

管見去年冬叔孫州仇城郈而新其名曰莒父季孫斯城費而新其名曰胥皆以前之既墮而城之也至仲孫何忌之比于成宰不肯墮成公憤甚以師圍成雖弗克亦當以環而攻之不無缺壞也於是仲孫何忌並加繕修而即爲之新其名曰漆欲使自桓公至今有季孫叔孫仲孫之三家其家各據費郈成之三邑其邑之城復得新標莒父及胥與漆之三名亦庶幾于鼎足固峙終得與魯俱長云爾若夫去年之城莒父及胥春秋不書冬以示譏及今年城漆而復書冬者則又有意存焉蓋欲見此城漆之實爲城成乃三家之仲孫何忌爲之也觀先之夏五月公是秋七

月姒氏卒九月葬定公及定姒哀公以四歲在喪猶未即位則其冬之城漆者即為仲孫何忌之城成為漆與叔孫州仇之城郈為莒父季孫斯之城費為霄三家並同一心必可知矣舊說或因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遂指此漆為邾邑魯果得有邾之漆乎縱使有之至哀既歷五十八年而始城漆亦何討之遲也且是時邾子來奔喪必送其葬小之事大其恭順無以加惟三家以其過於尊公而深嫉之觀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不敢敵也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子乞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秋季孫斯卒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豈常顧盟哉惟四年五年師不及邾耳六年冬仲孫何忌伐邾七年秋公復伐邾時公方十歲則亦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以之也八月遂入邾以邾子益來夫非即此來奔定公之喪而亦送其葬之邾子哉在三家固早濕猜其為孱弱易制矣尚何所憚于邾必因此兩國喪之甫畢

亟城彼舊為鄉邑之深以當保作也雅詩大雅常武云王舒保作單壘曰保築單壘曰作